

信仰卷

XINYANG
JUAN

上
册

主 编 任跃章
副主编 张金生 邱雷生 毛树林 曹斌

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

总 主 编 任跃章
副 总 主 编 古元章 张金生 邱雷生

ZHONGGUO
BAIMAREN
WENHUA SHUXI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信仰卷:全2册/任跃章总
主编;任跃章主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6-04910-5

I. ①中… II. ①任… III. ①藏族—民族文化—中国
②藏族—信仰—民间文化—中国 IV. ①K281.4②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1596 号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马海亮

美术编辑:马吉庆

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信仰卷

任跃章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43.75 插页 8 字数 670 千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400

ISBN 978-7-226-04910-5 定价:170.00 元

总序

当今白马人聚居的甘肃省文县和四川省平武、九寨沟县，地处甘川交界地带，地理位置独特，地形地貌复杂，气候温润宜人。早在 7000 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多元文化兼容并蓄、薪火相传，绘织成了一幅特色鲜明、异彩纷呈的文化长卷。白马民俗文化便是这幅长卷中的一朵奇葩。白马人是白马氏后裔，当代学术界称白马藏族，约 2 万人，被人类学家称为东亚大陆上最为古老的部族。他们独特的信仰、语言、服饰、歌曲、舞蹈和生产生活习俗历经千年而血脉延续，他们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饱经沧桑而保存至今。文县傩舞“池哥昼”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充名录。文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白马民俗），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白马民俗文化之乡”；文县铁楼藏族乡入贡山、草河坝、石门沟村案板地被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命名为“中国传统村落”，麦贡山村被国家民委命名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同时，平武县的“跳曹盖”和九寨沟县的“侏舞”、“南坪小调”、“熊猫

舞”等都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马文化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独具魅力，是我们传承弘扬民俗文化的奇异瑰宝。

白马氏人为中华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建立了前秦、后凉及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地方政权。虽然白马人在新中国成立时被登记为藏族，但许多方面都有别于藏族。白马人坚守着以自然崇拜为基础、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多神信仰习俗。白马人能歌善舞，他们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池哥昼”以原始古朴、粗犷、豪放著称于世。白马人的服饰绚丽奇特，文化符号丰厚，从头饰到发饰、胸饰、衣饰、腰饰直至脚饰，构成了完整和谐的统一体，风格独特、赏心悦目，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独具特色。白马人的婚俗世代相袭，不与外族通婚的族规，保留了白马人纯正的血脉。白马人没有文字，却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口耳相传，千年不绝。在古老神奇的土地上，粗犷强悍的白马人，跳着热情豪放的火圈舞，品着醇香四溢的咂杆酒，唱着酣畅抒情的敬酒歌，描绘出一幅瑰丽多彩的民族民俗风情画卷。

千年风雨，千年乡愁，白马河、夺补河依然静静地流淌着。但是随着现代文明进入白马山寨，白马人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一些白马民俗文化正在被人们遗弃和淡忘，甚至消失。抢救、保护、传承这一原始古朴的民族文化和独具特色的风俗，成为文化繁荣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成为历史赋予社会各界的神圣职责。

陇南市政协自成立以来，认真贯彻落实陇南市委、市政府关于文化建设的总体部署，自觉把保护传承白马人民俗文化作为存史资政工作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联系广泛、人才汇聚的优势，在市直有关部门和文县、平武县、九寨沟县的支持配合下，对白马民俗文化的整理研究、保护利用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艰苦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白马民俗文化的书籍，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2014年以来，陇南市政协把白马民俗文化研究整理列入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确定专门人员，一方面着眼于白马民族语言的抢救挖掘，广泛采集白马人语言资料，开展《白马汉大词典》

编辑工作；另一方面，更进一步深入、系统、全面地挖掘整理白马人民俗文化资料，又编辑了《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分为《信仰卷（上下册）》《非物质文化遗产卷》《论文卷》《服饰卷》《舞蹈卷》《歌曲卷》《杂歌卷》《故事卷》《散文卷》。

当前，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以及传播迅速的现代文明，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民俗文化的延续与生存。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对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编辑出版《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全面系统地保存民族民俗文化资料，为更多的专家学者在更高层次上的深入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基础资料，以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是我们为此做出的一点努力。

我们希望，《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的出版发行，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白马民俗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保护工作中来，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编者

2015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上 册

第一编 概述

- 007 第一章 白马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体系
059 第二章 白马民间信仰习俗延续传承的主要原因
065 第三章 影响白马人传统民间信仰传承发展的一些因素
072 第四章 白马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

第二编 文县白马民间信仰习俗

- 111 第一章 神职人员
134 第二章 祭祀经书
139 第三章 祭祀手诀
179 第四章 祭祀法器
193 第五章 祭祀物品

199 第六章 祭祀活动

第三编 平武县白马人民间信仰习俗

295 第一章 神职人员

301 第二章 祭祀经书

307 第三章 祭祀法器

321 第四章 祭祀物品

324 第五章 祭祀活动

第一编
概述

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和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阿坝州九寨沟县交界的岷山东端摩天岭群山之中居住的一个族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被政府登记为藏族，他们自称白马人，自认为是白马氏的后裔。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白马人就是历史上一支氏族的后裔，而最大的可能是白马氏的后裔。但是，个别学者也有藏族说，羌族说，单一民族说。

据 2013 年 12 月 10 日、11 日晚 10 时，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的由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拍摄制作的纪录片《探秘东亚最古老的部族》介绍，2008 年，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专家走入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白马人的聚居区进行基因采集。回到上海检测分析后，专家们惊讶地发现：采集的 17 名白马人的基因检测的结果，全是 100% 的 D 型 Y 染色体！这不仅说明白马人的基因类型十分独特，更重要的这种 D 型 Y 染色体代表着东亚大陆上最古老的遗传背景，意味着或许他们是东亚大陆上最古老的人群。正在专家们准备进一步深入研究时，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了。专家们心急如焚，连续数天联系平武，最终确定平武县受灾极为严重。为了不让这一研究因地震而搁浅，专家们把目光投向了和平武县相邻的甘肃文县铁楼藏族乡。经过对 200 多名白马藏族群众基因的采集检测分析，专家们最终得出了让人惊叹的结论：所有白马人的基因检测的结果是 100% 的 D 型 Y 染色体！而 D 型 Y 染色体正是

最早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基因类型，在白马人的基因未被发现之前，科学家们一直未能获得如此有代表性的 D 型人群。通过对其基因组的计算，大约在 4 万年到 5 万年之前。

钱丽花在 2013 年 12 月 20 日《中国民族报》发表的《“我从哪里来？”DNA 研究告诉你》称，本报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李辉教授，“2012 年，李辉和他的研究团队对四川省平武县和甘肃省文县的白马藏族进行了研究。白马藏族虽然现在划归藏族，但其语言、文化都和其他藏族人有比较大的差异。研究人员通过研究他们的遗传结构，发现白马藏族的祖先应该来自氐人，其 Y 染色体全部都是 D 型，拥有这种染色体类型的种族应该有 4 万年左右的历史。而一般黄种人的 Y 染色体大部分是 O 型，拥有这种染色体类型的种族应该只有 2 万年左右的历史。由此推测，白马藏族应该是当地一个最古老的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氐人对不少国内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陇南和平武、九寨沟县是白马氏人最主要的原始分布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北史·氐传》也说：“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马长寿在《氐与羌》中考证：“汉代的冉駹即唐代的嘉良夷，近代称为嘉戎，在茂州的西境。”“自此以东北，包括西汉水、白龙江流域及涪水之上游，都是古氐原始分布所在。古代氐族在此部落众多，有十多个，以白马氐为最大。”由于历史上白马氐人的分布区远离中央政权，直到西汉才被朝廷认识。白马氐人勤于学习创造，定居早，进入农耕早，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比较先进的族群。西汉以来，居住在陇南的白马氐人逐渐强大起来。统治者对此心存疑虑，除了设道管辖外，还不断将白马氐人向酒泉、扶风、天水（治上邽，今天水市）、京兆（故治在今陕西西安西北）、汧（今陕西陇县南）、雍（今陕西凤翔南）、南安（治獠道，今甘肃陇西东南）、广魏（即略阳，今甘肃天水东）、蜀地、关中等等地迁徙。白马氐人所到之处，又形成了关中、陇右以及天水（即汉阳）、南安、广魏等新的聚居

中心。十六国时期，又向司州、冀州邺城（今河北临漳）、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河州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豫州洛阳（今河南洛阳东）、雍州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关东等等地区迁徙。据马长寿《氏与羌》考证，当时仅三原、九峻、武都（关中始平郡之一县名或一护军名）、汧、雍的氏人，就达七十五万口。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马氏人得到空前发展，建立了前秦、后凉。前秦皇帝苻坚崇尚儒学，奖励文教，励精图治，重用汉人王猛，推行一系列与民休息政策，加强生产，经济提升，国势大盛，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接着以军事力量消灭北方多个独立政权，成功统一北方，并攻占了东晋领有的蜀地，与东晋南北对峙。苻坚于383年发动战争意图消灭东晋，史称淝水之战，但最终前秦大败给东晋谢安、谢玄领导的北府兵，国家亦陷入混乱，各民族纷纷叛变独立，苻坚最终亦遭羌人姚萇杀害。历史学家陈登原认为苻坚有四大善事：文学优良，内政修明，大度容人，战功赫赫。历观中国古代君王，真正能做到这四点的寥寥无几。范文澜认为，“苻坚在皇帝群中是个优秀的皇帝。他最亲信的辅佐王猛，在将相群中也是第一流的将相”。柏杨认为，“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资格称得上大帝的不过五人，他们是秦始皇、汉武帝、前秦王苻坚、唐太宗李世民和康熙”。苻坚死后，民间建祠避祸，称为苻王爷、苻家神。祭苻家神为台湾道教现有祭典之一，祭典日为每年农历正月初二。

在此前后，一部分被迫从陇南外迁的人又返回故土创业，上演了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在以陇南为中心的甘川陕交界地带先后建立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地方政权。仇池五政权与当时的十六国相比，历时最久，先后达300多年；地域广大，极盛时期辖至甘、川、陕三省边境的6区18县；开发建设故土，屡败屡起，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立国精神。

白马氏人建立的上述政权垮台后，他们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歧视、奴役、杀戮、驱赶，一些不屈不挠的白马氏人逃进岷山摩天岭群山躲藏。摩天岭是绵延甘川两省的岷山一条重要支脉，横跨甘肃省文县和四川省的平武县、

九寨沟县。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沟谷深陷、山坡陡峻，历朝历代统治者鞭长莫及，是统治最为薄弱的地方。

除了躲进摩天岭的以外，一部分人就近上了山，他们在传承自己文化的同时，又吸收了邻近的羌藏文化。一部分人流入西南，演变成了其他少数民族。大量白马氏人或奔走他乡，或隐居故土，与汉族人、吐蕃人杂居，逐渐融入了汉族和吐蕃，他们的文化也被这些族群有选择地吸收，吐蕃文化中吸收了一些白马文化，汉文化中也吸收了不少白马文化，白马氏人的歌舞和生活习俗影响甚为深远。

唐代以后，中央政权和国史资料编纂者以为白马氏人已经不再存在，在正史记载中很少见了。在地方资料中，则称岷山摩天岭群山的白马氏人为“番”、“西番”、“白马番”、“白马氏羌”。到目前，文县有铁楼藏族乡、石鸡坝乡（原马营乡部分村并入）、中寨乡（原马营乡部分村并入）、丹堡乡（原上丹乡并入）、堡子坝乡、城关镇、刘家坪乡、梨坪乡、天池乡（原屯寨乡）等乡镇分散聚居有白马人，另外还有9个乡镇散居有白马人；平武县白马藏族乡、黄羊关藏族乡、木座藏族乡、木皮藏族乡等乡生活着白马人；九寨沟县勿角乡、马家乡、草地乡、安乐乡、白河乡、郭元乡、双河乡、保华乡、罗依乡等乡生活有白马人；舟曲县博峪乡，青川县关虎乡，松潘县小河乡和黄龙乡也生活有白马人。

藏身摩天岭南北一千多年的白马人在奇迹般繁衍生息中，传承着传统的民间信仰习俗。

第一章 白马人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体系

宗教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历史现象，是多数人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白马人传统的神灵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合体，各部分之间相互关联、制约，渗透在人们日常精神和物质生活中生老病死各个阶段。他们通过对神灵的敬畏、祭祀、供奉，维持着彼此之间的正常关系，形成了他们对世界、社会、自我的认知逻辑。从白马人共同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实践考察，白马人的传统崇拜体系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节 自然崇拜

白马人信奉“万物有灵”，有自然崇拜情结。自然崇拜是指白马人对某些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崇拜，并不是指整个自然。白马人崇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林树木、江河湖海、动物植物，等等。祭祀比较多的神灵主要有：

一、天神

白马人认为，天上有一个神灵世界，支配着地上的万物。白马人有创世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天和地，到处是一片漆黑。后来，不

知从哪里传来了一阵闹声，不停地滚动，试图寻找光明。仔细一听，有两个声音在争吵着，说的是绷天和绷地的事。一个说：“杀拉甲伍，你先把地绷好，我再绷天。”另一个说：“罗拉甲伍，你先把天绷好，我再来绷地。”木日扎该急忙向发出声音的地方钻过去，看见罗拉甲伍正在绷天。天绷好后，杀拉甲伍又绷地。天和地都绷好了，都是圆球形的，天在上，地在下，然后天地合一。可是天绷小了，地绷大了，怎么也盖不严。罗拉甲伍抱怨杀拉甲伍说：“你看，我叫你先绷地，你不听，这下子地绷大了，你看怎么办？”杀拉甲伍没有办法，只好使劲挤地，把地挤小点，这样天和地就合严了。谁知，地被一挤却变了形状，地面上有的地方鼓了起来，形成了山坡、高地，有的地方陷了下去，形成了沟壑、海子。木日扎该看到了这一切，在木日扎该后面钻出来的红头黑身的木日兹哥（蜈蚣）也看见了这一切。后来，木日扎该和木日兹哥把罗拉甲伍怎样绷天，杀拉甲伍怎样绷地传了出来，人们才知道天和地的来历。于是，大家公认罗拉甲伍是天老爷，杀拉甲伍是地老爷。

白马人认为天是神秘莫测的，对天神非常崇拜，有些山寨将天老爷画进了庙神案，有的家族将天老爷画进了家神案，每逢祭祀都要请天神到场。

平日里，他们把天当作无所不在的神，不敢做亏心事，认为有天爷看着。为了证明没做亏心事，对着天发誓。遇到危难的事，喊叫“老天爷救命！”谁家做了亏心事家中人畜遇难，认为是天老爷报了，遭到惩罚了。如遇地震、狂风、冰雹、瘟疫等自然灾害，就理解成那是天神震怒后对人类的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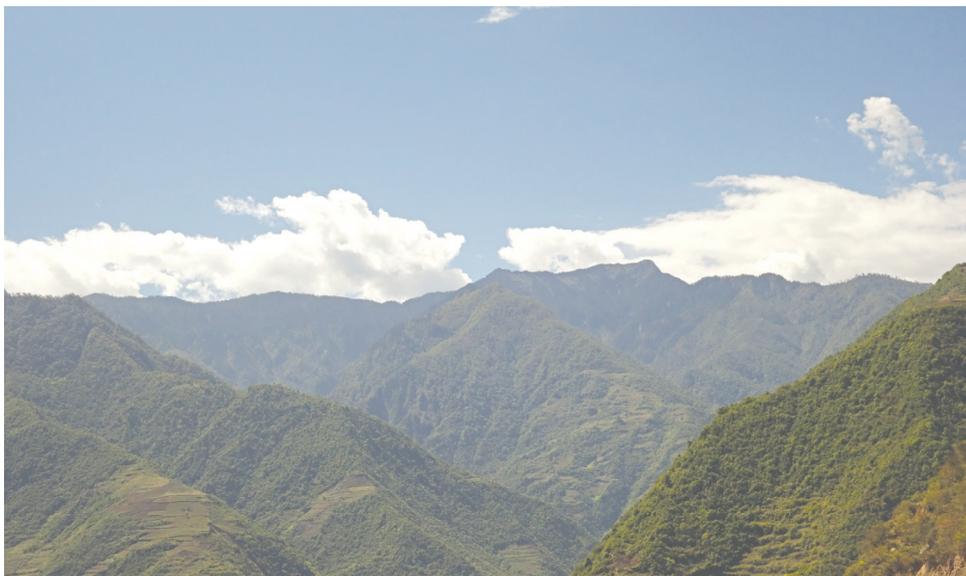
过去在自然灾害来临前或来临时，一般以村为单位，不管男女老少，都在村东头一片空地上祭拜天神：在神职人员的主持下跪地上叩头，焚香烧纸，面朝天，口里不断呼唤天神“老天爷啊，睁眼看看我们这些人”，以求天神保佑。

二、山神

山神在白马人的自然崇拜中占有重要位置，山神有总山神与各寨山神的分别。白马人按照世俗社会的模式，为神灵体系赋予了阶序等级的象征，不同的神祇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同时也对应着大小或范围不同的地域社会。

每个神灵都有其各自的职责、范围和功能，对现实的世俗社会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力。

白马人的总山神管理白马人的吉凶祸福，保佑各个村寨风调雨顺。文县铁楼藏族乡和石鸡坝乡境内有座山白马人叫脉告开，汉族叫做净各溜山，山上有神灵，叫业脉告来具，是文县白马人的总山神。《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续）》收集有文县白马人传说，有一天，白马老爷赶往四川峨眉眉山参加神仙会，神仙只能夜行昼停，白马老爷也是如此。白马老爷踏着茫茫夜色，一路急匆匆地赶路。第八天夜晚，白马老爷路过白马河时，突然间夜空变得漆黑一团，雷电交加，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天崩地裂，山洪呼啸而来，冲走山寨的牛羊、庄稼、房屋，白马爷觉得是妖魔在作怪，便赶走妖魔，保住了白马山寨的庄稼、牛羊、房屋。这时，只听一声雄鸡啼鸣“喔喔啼——”白马爷无法前行，便化作脉告开。从此，白马人称这座山为“亚日贵达”，或“业脉告来具”，敬奉为总山神，把业脉告来具画成头戴沙嘎帽，身穿白短衫，手执长钢刀的神人，画在庙神案和家神案上，在祭祀还愿、婚姻嫁娶、节庆歌舞等重大活动吟唱请神词朝哲、朝伟得时，都要呼唤他的名字，请他到场护佑。



文县业脉告来具 邱雷生 摄 |



| 平武县白马人总山神 班保林 摄



| 平武县白马人的祭山神“叶西纳蒙” 来源于网上

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白马路羊洞河口罗通坝境内的叶西纳蒙山是平武白马藏族的总山神。这座山远看好像乱石垒起的一样，高一百多米，顶上长了些小灌木。人们经常来这里祭祀，树枝头上挂了许多红、黄、蓝、绿等色的布条。布条由于风吹雨淋日晒，颜色都已褪色。林中平地上依稀可见祭祀过后的纸灰、柏香及鸡毛等物。据《四川白马藏族民间文学资料集》

收集的平武白马人传说，白马老爷是个过路神，一天夜里，他从甘肃文县赶到峨眉山去，走得很急，因为神仙只能走夜路，天一亮就走不动了。当他路过罗通坝时，刮风了，打雷了，下雨了；天在崩，地在抖，山在塌，水在涨；庄稼眼看要淹没，牛羊眼看要被冲走，房屋眼看就要倒塌。白马老爷便停下来作法。于是风停了，雨住了，雷哑了，水退了；庄稼保住了，牛羊保住了，房屋保住了。白马老爷正要赶路，鸡叫了，天亮了，他再也走不动了。从此，白马爷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保佑人们。两个故事相同，只是山不同，这是便于当地人祭祀。